

微山湖畔

□ 高卉

盛夏时节,只想远离喧嚣逼仄的闹市,渴望一场与碧波绿水的亲近。微山湖满足了我对在水一方的向往,也开启那些如歌岁月的追忆与探寻。

恰逢雨后的清晨,前往微山湖红荷湿地,路旁的田野里满眼葱茏,呼吸着清爽的空气,耳边不时传来几声鸟鸣,身旁是从斑驳树影中洒下的日光,心情也随之雀跃起来。

“爬上飞快的马车,像骑上奔驰的骏马,车站和铁道线上,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……”在微山湖景区,下车就听到激昂振奋的旋律,宽阔的广场上放映着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中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,令人心潮澎湃,豪气在胸。前去微山湖也许就是因为那动人的歌谣,还有歌声背后的抗战往事。

进入景区,眼前出现了成片茂密的绿林。啊,是芦苇!北方的芦苇荡就是郭小川诗中的青纱帐么?

沿着伸向芦苇丛的木栈道前行,虽然天气晴朗、阳光充沛,但见脚下波光涟漪,身旁苇枝摇曳,凉风习习,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万山丛中,抗日英雄真不少,青纱帐里,游击健儿逞英豪……”人群中,不知是谁先吼了一嗓子。笑过之后,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歌来,嘹亮的歌声仿佛能让人看到,当年游击队员英勇善战的身影。

他们神出鬼没,隐蔽在无边无际的

青纱帐里,等待敌人自投罗网,他们挥动手中的刀枪,像神兵天将般涌出,敌人猝不及防,被打得丢盔卸甲、狼狈不堪……

一路歌声一路笑,不觉间已来到微山湖码头。在人头攒动中上了船,向湖中驶去。船在湖面飞驰,波光粼粼,不时荡起阵阵水花,风也凉爽了起来,全然没有了烈日当头的燥热。

穿行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,铺天盖地的荷叶亭亭玉立,红的、粉的、白的,随着微风轻轻摇摆,真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,真是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

万荷丛中,几只渔船支着网,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湖面,静静地等待鱼儿的到来。一群湖鸭悠闲地游弋,不时有几只水鸟掠过水面……清风徐来、微波荡漾,构成了一幅湖光水色的美丽画卷。

船靠岸后登上好汉岛,好汉岛是微山湖众多岛屿之一。抗日战争时期,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“微湖大队”“运河支队”“铁道游击队”等革命武装,出没在千顷的芦苇荡,活跃于津浦铁路线,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刘知侠的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即取材于此,拍摄成电影后,一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更使微山湖名扬中外。

沿着岛上的林间小路前行,前面是著名的小李庄。只见村庄三面环水,芦苇荡掩映,绿荫如盖。这里曾是铁道游击队刘洪大队长的大队部、芳林嫂故居及铁道游击队一分队、二分队驻地。

抗日战争时期,铁道游击队战士利

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条件,进行休整并伺机袭击日寇。过去村里的老房子在抗战时期被日军破坏,现在的房屋是根据原貌重新修复的小李庄房舍。

微山湖作为现代革命斗争纪念地、铁道游击队的故乡,小李庄家家户户都是铁道游击队的“堡垒”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芳林嫂的家,只见院中有两间土坯茅屋,其中有“游击队指挥室”,也有用作瞭望哨的“茶馆”。

小李庄到处都是当年铁道游击队队员的真人模拟塑像,其中几个身穿游击队服装的塑像格外引人注目,他们或爬上高树眺望,或手持长枪伏在沙袋上射击,或坐在一起开会议事……再现了当年游击队员在小李庄抗日杀敌的英姿,电视剧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一些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

来到微山湖,寻访小李庄,追思烽火岁月,似乎能让人隐约听到抗日战争隆隆的枪炮声,闻到血雨腥风的战火硝烟,感受到游击队英雄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。也更加明白了,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……依然是这方碧波万顷的湖水,但往昔的峥嵘岁月已不再重现,一切的艰苦卓绝与荣光都将铭刻于历史的长卷。

“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,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,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,唱起那动人的歌谣……”今日的微山湖虽已不再静悄悄,但那些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,那些军民万众一心的往事与歌声,依然在心中回荡。

文
峰
塔

本期版头题字:李福兴

七律
《秋雨》

□ 雪松

潇潇暮雨锁秋寒,
一树灵枫舞叶丹。
暗度珠来随处落,
斜飘玉破两相看。
迎风小饮何须醉,
入夜高吟已自欢。
欲寄天晴趋万里,
诗怀把梦笔锋攒。

卜算子
庆中秋

□ 冀国良

秋雨又连绵,
水绿青山秀。
夏去秋来气象新,
堤岸垂丝柳。

崛起大中华,
处处凯歌奏。
赋首清词唱大千,
共饮成功酒。

吟中秋

□ 赵红兴

金风送爽夜凉天,
丹桂飘香丰硕年。
明月当空照寰宇,
中秋何处不团圆。
人间思念情相似,
咫尺天涯顷刻连。
今昔节同时岁换,
婵娟续旧尘缘。

五律
秋意

□ 贾灿林

岁月匆匆去,年华顺水舟。
神思因薄暮,诗兴起清秋。
好雨滋田野,明霞映画楼。
高朋论人物,屈指数毛刘。



栏目主持:庄生



农家小院

记者 吕科 摄

白月光

□ 樊素娟

“白月光,照天涯的两端……”这几天上班路上,我的脑海里总会不经意的回想起张信哲的这首歌,他悠扬而低吟的浅唱,歌声忧伤、哀婉,有种怀念和追忆的味道,那种味道的名字叫怅惘。

大哥因公出差河南,偶得机会回到家乡。前几天临别时,他重重地握了握母亲的手,眼里充满了不舍。或许他更想抱一抱母亲,可是中国人历来含蓄,即使在离别时,离愁别绪也只达眼底。

此去又是数千里,经年不归。别离在即,不知道是谁先红了眼眶。母亲的眼里有泪光,大哥的声音开始发颤。目送大哥的车驶过拐角,再也看不见,母亲的泪终于掉了下来,但她怕我们看见,转身进屋了。

虽然现在交通发达,奈何俗务总是缠身,见一面总是那么难,电话和网络代替不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亲人。于是,亲人在身边时,亲手奉上每一杯茶、每一碗饭,都显得弥足珍贵。

岁岁年年花相似,年年岁岁人不

同。母亲一天一天变老,头发花白、步履蹒跚。古人云:父母在,不远游。试问又有几人能做到?驿动的心,带着疲惫的身躯浪迹天涯,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,不过如此。

如果游子是风筝,那么母亲的牵挂就是那根看不清的风筝线,无论风筝飞得多高,飘得多远,都不会绷断。

好在无论身处何方,我们抬头看到的都是同一轮圆月,沐浴在同一片皎洁的月光里……苏轼的词说得好——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